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編5)

メタデータ	言語: 出版者: 琉球大学教育学部 公開日: 2007-04-10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西里, 喜行, Nishizato, Kiko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346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 (資料編V)

西里 喜行*

The Collis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bou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and Attitudes of Journalism in China (Materials, Part V)

Kikō NISHIZATO

Summary

The collis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bou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became sharper after the 1870'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880's, the Sino-French war broke out, and as a result of the defeat, China lost the Suzerainty over Vietnam.

At the same period, a lot of Chinese news paper commented upon the Vietnam problem, and the many articles about the Sino-French war were to be seen in the newspapers almost every day. particularly the Xunhuan Ribao (循環日報) in Hongkong, the Shenbao (申報) in Shanghai and the Shubao (述報) in Guangzhou inspired the Chinese with patriotism.

In this text, the articles and editorials printed in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newspapers concerning the Vietnam problem are collected in order of the date.

*社会科教育教室

越南問題と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資料編V）

西里喜行

目次

〈解題〉

一 清国ジャーナリズムにおける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
説見出し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A 「循環日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一覽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B 「申報」の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一覽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C 「述報」の主要関連記事・論説見出し一覽及び概要読み下し文

二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文Ⅰ
（以上、五五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Ⅱ

（以上、五六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Ⅲ

（以上、六二集）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Ⅳ

（以上、六三集）

三 「申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四 「述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

二 「循環日報」掲載の越南問題関連記事・論説原文Ⅳ

（一八八三・七・二一、光緒九・六・初八）

◎論中朝請英國勸和

自中外通商而歐洲諸國前來中土貿易者、愈有互相牽制之勢。蓋西國之所圖者利而已矣。見利則共趨、見害則共避。此固淺而共知者。彼厚則此薄、彼盛則此衰。此又積不能平者也。故利之所在、可同沾、而必不可獨擅。若有一國思獨據為己有焉、則各國將群起而議其後、揚臂而爭於旁矣。此邇來之大勢、而為謀國者所宜明曉也。越南之役、法國既任意行事、儼然為所欲為、中朝若欲保藩服、固疆圉、惟有事出於戰耳、固有不能以口舌爭也。即中國忠義之士、亦憤激不平、深怒法人肆其馮陵恣其欺侮、以為此時此際正臣子報國之秋、効死之日、

莫不歌同袍鏢乃刃欲得爲王前驅、以與法人從事於疆場、而以越甲鳴吾君爲恥燕弓射虜將爲快也。然戰局既開、則商局必壞、中國各口岸、西人之屯貨物聚財賄者、固爲數甚鉅也。若兵連禍結、道路梗塞、商旅不行、則西商不將坐受其困哉。歐洲以通商爲國本、商受其困、即國受其蔽也。何便於此而肯任一國爭利、以致驟啟兵端哉。此英國伯爵大臣所以開會候之言、慨然允許李伯相之請、而欲聯合各國、力爲勸和也。字林報謂、此可見中國大臣亦服諸國之公論、而會候亦善於達明李伯相之意也。然以愚意測之、英國之力任其事、固出於公議、務期中外一家共享太平之福、而要未嘗非欲維持其利權也。蓋法人若得東京、以開濬富良江、而通道於滇徽、必將蠶食及於西藏、而與印度爭其利權。是不獨中國之害、而非英法兩國之福也。明者見事於未萌、智者審幾於已著。而謂英國之人、才識恒多超越庸流、曾未見及於此哉。即徵李伯相之請、吾知法人恃強以凌弱、用眾以暴寡、窮兵黷武、必欲併滅越南、英國爲通商大局起見、亦必出而爲之調停也。惟此中機械所呈、端倪所露、法人早已料及、曾昌言於個人廣衆之中、謂我法國此舉並無他意、祇欲於商務、彼此有益、諒英國斷不出而干預也。可知天下事惟留心體察者、得其情勢之所終極、所謂英雄所見異同也。法人之有越南、將爲中國之不利、即爲英國之不利、英人知之、法人亦未嘗不知也。惟法人有所圖謀以求逞其志、而冀償其欲、故不肯明言、而爲是掩耳盜鈴之說耳。李伯相之移咨會候、請解於英、正覲敵

此旨、故批卻導窾如針芥之相投、如磁鐵之相引也。現雖未悉將來勸和作何結局、然越南必割東京、滇省必擬通商。此固一定之理、而可以此言爲後日之左券也。惟是中國做西法、以練兵製器將二十余年、而倉猝遇有外侮、猶懼兵不能戰、器不足用、長慮卻顧莫敢決計、豈不貽笑於遠人、見譏於青史哉。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從此息爭修好、正是勵精圖治之時。竊願袞袞諸公愆前愆後、速爲變計、以求練兵製器之實際也。然非儲蓄才足財用、又烏足以語此哉。

○和議難成

上海字林六月初二日報云、李伯相已於昨夜赴津矣。蓋因法公使所商越南各事、李伯相以礙難允從、請公使至總理衙門、再行商議。法公使答以法國自有權力、可以爲所欲爲、不能受他人掣肘也。李伯相聞言、心滋不悅。故即回津以便晉都覆命焉。按、昨閱申報云、接天津來信、有李伯相將於六月初旬、移節回津之說。據西人傳稱、中法將仍捐嫌修睦、言歸于好也。滬報則謂、日來傳聞、法國新公使德理固、與李伯相會議、各爭事頗能下氣怡顏、委曲相就、不似初晤時之落落難合矣。想不久可以議有頭緒也。粗夕讓何如、外人不得而知。惟見公使則禮貌溫和、伯相則形神安暇。故旁觀揣測、以爲總不出推尊。法人於越南及劃定邊界、使兩國無損也。至償還軍餉一節、聞已作罷論。此信若確、不知中堂將於何日北行、美國揚公使、原擬於五月二十六日往天津、行李已發、忽又將行李撤回。蓋揚公使會與李伯相有

約、俟中法之事妥議後、乃赴都城也。據傳、李伯相與總理衙門、常有信息相通。此次伯相所定事宜、諒必報知總理衙門、代為轉奉、想朝廷必能俯允也。此皆上海報所傳、其事體若何、無從揣度、不敢臆斷。然如字林報所言、則和議已成畫餅、惟望英國出為調處。備錄報中以供眾覽。

○海防近耗

厄的輪船、昨由海防抵港。據稱、其船啟程時、探聞黑旗、劉提督又着所部、偕同越兵、進攻南定。法軍竭力死守、連日鏖戰、炮聲徹於遠邇、晝夜不斷。惟誰勝誰負、則尚未悉也。邇來河內一帶水潦漲發、各港水勢奔騰、基隄淹沒、駐兵之處亦多成爲澤國。兩軍相持、倍形困苦也。按、越南地本卑濕、而際此夏暑之時、炎日當空如張火繖。若加以河水泛溢、則軍兵難以久駐、固不待智者而始知之矣。好窮兵者、曾思焉否。

○法船赴越

新嘉坡信息云、五月二十七日、法國美多兵船、由歐洲抵埠。即日前赴西貢。據稱、此船載有兵士九百三十九人、舵工人役三百六十一人。聞尚有連士砲船、遣往越南、以援法軍。內載大砲四門、砲兵七十人。惟因船中機器有壞、不能並驅趨程、駛至多林保亞地方。即已停泊以俟鳩工修葺、需時良久、尚未能駛行也。據此則法國遣往越南之兵船、共有四艘矣。然統計軍兵尚不及五千人也。然則日本西字報

所稱、法兵共有三百餘萬者、又安能掃數遺來、以與中國相持哉。毋亦曰兵貴精不貴多、差足以恫疑虛喝耳。然而更事既多情僞、必悉終不受嚇矣。果何懼哉。

(一八八三·七·一四、光緒九·六·一一)

◎論攘外即以安內

自古論治者、詳於安內、而畧於攘外。蓋以肅端之憂。肘腋之口更切於敵國尋仇。強鄰窺伺也。然時勢遷移、則事機不容拘泥、謀國者正當統全局以兼籌、而不得謂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與其求逞於外而召盈滿之災、不如自修於內而獲憂勤之福也。中國邇來深知時事孔艱、惟以隱忍包荒爲務、而究之愈示怯於外人、愈見侮於外人、而禍患之興、卒未知其胡底。說者謂、西人東來、祇求圖利原、無開疆拓地之思。我惟多興口岸、使建馬頭、聽其懸還無、則彼願已償、恒慮有變失其利權、自足以相維繫相牽制、而不虞其有他、惟各省之會匪、根深蒂固、動輒滋事、急之則成鉅險之形、緩之則貽養癰之患。此誠害在心腹、而無法可以除之。故爲今日審其先後之序、決其安危之策、則查辦會匪、更亟於禦侮而擊寇也。不知會匪之宜查辦、固不可緩、而寇敵之宜拒禦、尤不可緩。蓋今之所慮者、以爲用兵於外、則征調頻仍、轉輸靡已、內地定必空虛。會匪將乘機竊發、使我難以兼顧、將如明季之注意西北邊防、而流寇卒成大患、因而人民塗炭、宗社邱墟、

殷鑒匪遙、思之悚惕。然明季時事之壞、實壞於閹豎當權賄賂公行、不恤民困、非壞於備邊之無良策也。熙朝深仁、厚澤浹洽、寰區海隅、蒼生莫不感德、原與前明迥異。會匪雖來、究難多所稽從公然如闖賊之猖獗、苟得封疆大吏、慎選牧令、俾久於其職得以善爲措施、勤撫字以厚民生、廣教化、以正民德、其有散卒游勇及一切無賴惰民、悉以保甲之法詳查而約束之、而又勸諭各鄉、舉行團練、則民情以聯、民志以固、縱有小醜跳梁、無難朝起而夕滅矣。惟著名之匪、蹤跡飄忽、彼拿此覓、頗費籌畫。然果保甲有實濟、團練有實效、彼亦難以施其兇狡而逃法網也。此時察其果有才能可資臂指者、無妨畧爲招撫俾得立功、以贖前罪。如近日所傳台匪黃金滿一事、許其投誠、授以職事、是亦靖內之法也。至於敵國肆其慙陵恣其欺侮、如法人之圖越南、我正可廣爲招撫、選其梟雄、着自率所部前驅陷敵、而以平日節制之師繼之、務期足相救、應不致有所敗衄、則法兵雖精、究未能克操勝負而敢於恫喝我也。當法人謀攻東京之時、本館曾爲論及謂、宜招黃黑二旗、使阻法人東下。今果黑旗激發憤憤、自守其地殺敵致果、則知以毒攻毒之法、治病可通於治敵也。蓋戰陣之間、惟亡命之徒、能無所戀惜、荷戈前驅、讎不旋踵、計不返顧、所謂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也。今者、法人因覆將敗軍、深恨越南、和議成否、尚未可必。其勢將遷怒及於中國、我即不欲與戰、又安能求彼之不與我戰。是開仗之事、祇在轉瞬間耳。倘慮兩國構釁、內地會匪、將必乘勢蠢動、

禍有難測則、不如先飭各省大吏、認真勸民、倡辦團練、而暗訪會匪之所在、委委幹員、協同紳耆、善爲招撫、遣往軍營、編入兵籍、勤爲訓練、以充前敵、則內患隱銷、而外侮乃可得而禦也。故曰攘外即以安內也。至善後之宜、更有管見。此特爲諱言戰者告耳。

○電音

英都倫敦初八日發來電音言、法國議政局當開門會議、時有詢及越南情事、以爲和議可否有成、俾得息事安民、同享太平之福。外務大臣答以越南現已拒命、致覆我軍俘我將、則此仇必須報復、此恨難以遽銷、我法國當與告絕、不復以友邦相待矣。惟徵兵籌餉以興從事於疆場、俟勝負既分、罪人斯得、乃可言和也。按外務大臣此言、蓋以仇敵待越南、誓將滅此而朝食矣。中國其可不爲籌守禦哉。

○海防郵音

初五日海防信息云、越南人進攻南定、不能取勝、被法兵傷有二百人。現河內亦甚平靜、法軍因築一路以便巡防、一由禮并堂以至河旁之稅廠、一由稅廠以至南門砲臺、又築一路由砲臺至禮并堂、使往來相通、首尾相應。昨又遣有砲船一艘、馳往新地、爲黑旗所見燃、砲擊之船遂退回。初三日法軍進攻許鎮地方、頗有滅此朝食之概。惟勝負則尚未知。海防現亦擬築巡防之路、使與河內相同。惟是處皆沙泥、難以剋期成事。初一晚十一點鐘、越南人往攻海防、鎗砲之聲、有如雷聲霹靂震驚百里。又以火藥焚燒屋宇、居民惶恐殊甚、咸謂、如此耐戰

正不知死所矣。法兵竭力抵禦，究屬胆怯不敢遣出應戰，被越人將城外所建之木屋，焚毀殆盡。法國在此防守之兵，僅得二十名，難以抵禦，狼狽逃回城中。越人約攻一點鐘之久，隨即散去。見某西人屋

宇，欲為毀拆被法兵擊斃數人。故西人屋得以保存。法兵昨獲有賊匪二名，即予以縲首之刑，俾知所警。據傳，法人自奪取東京之後，關稅所入皆其所得，計自西曆五月收得稅餉二千一百六十圓。四月收得一千零十七圓。信息又云，法國水師大臣，定議選撥戰船一隊，馳赴

東京，交水師提督科烈、管帶水師提督美查所管帶之船，則馳回中國海面，以探消息，而觀動靜焉。科烈已於西曆六月，由法國啟程，所坐之船，乃巴日鐵艦也。重五千八百八十一噸，內載大砲十一門，另鎗隊四百五十人。又有大尼贊芬砲船，重四千一百七十六噸，內載大砲十四門，兵士三百三十七名。又亞蘭士砲船，重三千八百十五噸，內載大砲十二門，小砲四門，兵士三百十七人。又多威利鐵甲戰船，內載大砲二十二門，兵士三百五十人。又沙威蘭鐵甲戰船及依丹達砲船並運兵船五艘，均奉文書整備行裝，以便啟程前往東京。計共大小船十有二艘也。若皆同抵越南，必有一番大戰矣。法廷又有羽檄馳告新加厘科尼亞之巡撫，着將是處之兵，可以調出外者，則盡數調往東京焉。審是法人已欲踏平越南矣。尚欲和議克成，豈克得哉。

○法國郵音

法國遞有郵簡至西貢遞稱，經議局會議，所請在西貢設電綫，以遞往

海防一事，當時以為宜設者，僅有五人，其以為宜者，則有六人。若用捨少從衆之例，則電綫難以興設也。

○法軍患病

西貢信息云，法國所遣安南美船載到之兵，現因不合水土，多患熱病，且有出痘者。雖加意醫治，而倉猝難以痊癒也。觀此則涉遠以攻人，其勞逸固已分矣。況又患病哉。竊恐精銳將變為羸弱矣。

○援兵未到

東京信息謂，是處駐防之法軍，日夕盼望救兵馳到以壯威而拒敵。乃安南美船已抵西貢，仍不見調遣軍兵赴援，咸深疑惑。由是議論紛如，或言新兵染病，實蕃有徒，故暫留西貢，以便調理。或言實因軍火未足，難以開仗，故暫緩其行，以俟軍火運到，在商進止也。

(一八八三·七·一六、光緒九·六·一三)

◎論中法事未易調停

近傳英國以中法構成兵燹，深慮商大局有礙，擬從中朝之請，特為聯合各國出而勸和。天下得聞此言，莫不私心竊慰口手并嘉，以為英國果肯出力，則中法必將降心相從，釋怨弭兵，言歸于好，實國家之福，而生民之幸也。然以愚見測之，則法人早口挑釁之心，預存決裂之見，非舉越南全境以畀之，不肯縮甲以退，修好而還。此時和戰之權，固操諸法國，而不操諸中朝也。非特不操諸中朝，亦不能操諸歐洲各國也。

法於越南謀諸數十年、而乃決計於今日。其初尚然恫疑虛喝、張目聳威、奮其詐謀、以便多索賠兵餉、爲割取東京地步、且並不料黑旗首倡大義起興爲梗、故惟藉口和約、以欺天下、而誣中朝。今則猝遇勁敵、敗軍蹙將、非法人滅黑旗、即黑旗逐法人、儼若兩雄不並立、明知索賠一事、難以啟口、須俟勢窮事極、乃可審機以定良圖、且又自料以法國之力、全注於越南、相持日久、天下必致震動、而事將口變、固不慮歐洲各國以爲不義、而合力以攻法國也。我能越國以攻人、人不能越國以攻我、所謂戰而捷、必得諸候、戰而不捷、表裏山河亦無害者、實屬天下最便宜之事、想法人其籌之熟矣。此後戰勝黑旗、則越南爲法所有、可挾之以制中國、而全攬其利權、歐洲各國、亦將俯首聽命。不能戰勝黑旗、又可向中國洩忿肆毒、仍將多方取償。此皆法人之所夙夜圖謀、而以爲必有一得者也。然則英國欲爲調處其間、將令越南遵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之約口聽法人償口始願乎。如是則何以處越南、又何以處中國也。抑如寶公使之議、將越南剖分、以近西貢者、歸法人管轄、以近中國、聽中朝治理乎。而法人早已作爲罷論、斷不肯得半報止也。況更有爲法人之所藉口以肆其無厭之求者、則李威利之死而必欲得黑旗而甘心也。吾知英國出而勸和、法人必先以此發其難端、俟英國允爲向中朝索還賠恤、然後再議其他。中朝頃欲息事而重於有違英國之請、又將許以頂欵餉、而令黑旗俯首貼耳、勿得興抗。如是中國自啟猜疑自生又擾攘、或有慮及於此而和議卒致難成矣。然此尤

或中朝顧全大局、可以委曲遷就也。惟法自興普構兵、深憾英人袖手其旁、以致敗餉、未免難釋於懷、加以素忌亞洲利權、英人幾於全歸掌握、恒思有所藉手奪歸諸己、則以積憾之深、蓄忌之久者、而顧出爲讓和、法人於此能不由憾生怨、由忌生怒、且將仇視英人而不聽其言乎。雖英國能持公論、素爲各國所服、無不樂爲出力以助其成、然以雄猜如法、倔強如法、尙竟置諸弗恤、且謂越南之事、我自爲政、各國勿得與、知斯時口舌不能與爭、則將勒兵境上、務期法人知聽從乎。想英國亦不爲已甚、即各國亦斷不與此無謂之師也。蓋越南僻處亞洲南徼、其存其亡、固無關於歐洲安危也。凡此皆事勢之昭然而爲法所深曉。故竊以爲未易調停也。然則爲中國者當奈何、曰可和則和、不可和則戰焉耳。

○西報論越南事

哥利官報謂、中國因越南之事、屢欲與法人決戰。然以大勢觀之、其事必不果行也。蓋中國武備、雖似蒸蒸日上、然究恐不能如法軍之精且強、未免心有所顧慮、且各國公使、又欲從中力爲調處、以免戰爭一開商務因而大有所礙。此所以知中國必不與法人啟釁也。按西報此論、蓋深悉中朝之隱情、以揣測其意之所在、儼若瞭如觀火然、豈不自託於識時務之俊傑哉。亟譯錄之、以供衆覽。

○法人不遜

法國遞到信息云、法國議院、昨復開門會議、有問及越南之事、若何

辦理者。院紳消廉刺嘉，答以法廷往攻越南，原非好勒遠畧，以贖武而啟釁也。祇因越南不遵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之約，故不得已而用兵耳。

東京一隅以理而論，應為法國所得，況又殺我大將李威利乎。中國今

請罷兵，我法國斷不能俯允也。總而言之，中國惟當自固其疆圍，不

宜干預東京之事。若必欲興問，我法國將設法使其並割滇省，以興我

通商，勿謂我法國並無權也。蓋我既有東京，自可無復讓人也。雖然

中國之敢與我相抗而幾若不肯下休者，亦非無故。蓋由有忌法之人，

從中挑唆也。然則今日之事，我法國亦何必多所顧忌，以自沮其氣哉。

亦為我所欲為而已。又聖占上官報謂，英廷得聞此說，深以為不然，

特致書於渣廉刺嘉曰，貴國昨論越南之事，貴大臣昌言於眾謂，有忌

法之人，從中挑唆中國，使與法構釁。請問忌法者何人，挑唆者又人，

求明白以告我。夫中法之事，我英國非敢好為干預也。特以太平之局

理當維持，若軍務一開，商務必不堪問，故幸臣杞公，欲為調處耳。不

謂貴大臣並不見諒，且出此語以駭人聽聞，竟若是之甚也。按法大臣

所言，蓋嫌英廷因中朝之請而欲言為調停也。然既貪賴東京，不惜決

裂，亦何必再費唇舌哉。此以見法人外偏強而內畏怯也。宜英廷特為

詰問哉。

○法官往越

馬些利士報謂，法國總兵官科烈，已由法都巴黎斯城，起程前往越南矣。西曆六月一日，行抵滄倫地方，翌日即往亞路基亞地方，附割啤

逸輪船，以期趨程到越，接辦軍務。據傳，法國現駐劄東京水師提督美查，俟科烈到後，即卸事回國焉。

○英國郵音

倫敦信息云，中朝駐劄德國欽使李君丹崖，現在伯靈都城某公司，定

造鐵甲戰艦數艘，又在士的頓城製造局，定造水雷炮船十艘，及裝船

各器甚夥。又在士華士急公司，定造水雷炮壹百二十枚。說者謂，中

國之留意於水師如此，蓋慮法人於越南之役，遷怒及於中國，不免

以興戎相見。故亟於籌辦也。不知有備乃可無患，即微法人啟釁，而

海防所關甚鉅，豈遂任其廢弛耶。故知欽使之定造各物，祇欲自固邊

防，非因越事起見也。所謂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中國其知之

稔矣。

(一八八三·七·一七、光緒九·六·一四)

○電音彙錄

北京輪船，由舊金山帶有郵筒來港，內言，五月初四日，是處接有租

倫電音言，現聞，法國朝廷以越南之事尚未收平，擬委水師兵六千名，

馳赴東京，俾赴機宜，早奏膚功，各兵聞命，已備行裝，將由租倫附

船啟程矣。同日接到法國巴黎斯都城電音言，中法之決裂，已露端倪。

蓋中國必欲保護越南，而法人以為干預其事，將以興戎相見也。且不

獨法人有欲戰之心，即中國亦有不得不戰之勢。蓋中國久聞法人擬由

東京設電線、以通至雲南、今既得東京、則事在必行、而滇省必將從此多事。故爲安靖變陣起見、斷難聽法人爲所欲爲也。初五日、又接有巴黎斯電音言、法國大臣寶蘭、昌言於廷謂、法廷現接越南文書、得悉前在東京統帶越南軍之總兵官、乃越王之舅氏也。又接有法國駐劄粵垣領事電音、得悉粵東官弁、照常辦事、並未有所及武備、整頓海防者。想邇來所傳中國欲與我法國啟釁、乃好事者之詞耳。諒粵官必不敢擅開邊釁也。又初七日、法都電音言、中國常道、現以中法不睦、將有戰爭之釁、特命招商局、火船之往來南洋各口岸者、皆回中國以備戰務、既與得資調遣焉。西曆五月十日電音、言法國朝廷、現以東京之事難以成功、實由其國駐劄越南公使、辦理各事、遲疑莫決、而又好與署內人員聚議、以致發言盈庭、事同築室、延宕日月、不能電擊鼙聲猝出不意、以奏膚功、特有文書嚴行申飭、着嗣後遇有應辦事宜、登即察奪施行、不可曠日遲久、致越人得爲防備。又命調往東京之戰船兵勇、刻期進發、不得逗遛、速赴戎機焉。此次撥往之船、計鐵甲船一艘、戰船五艘、炮船十有五艘、均已陸續啟程、不日可以齊赴東京。法人之欲蕩平越南、抑何其計之決而氣之銳哉。得毋以李威利敗衄可恥、將於此以視其忿也。

○澳國郵音

澳國維也納都城信息言、澳國人民現、以中法不睦、將以與戎相見、倘戰務一開、則商務有壞、甚爲憂慮、幾致形於詞色。奧廷因此擬將

出爲調停。又恐見譏於旁人、而敢憎於法國、故遲遲莫決。若得中國爲之請、則彼有詞、將必竭力以平兩國之爭矣。信息又言、中法現似各有競爭之心、然以理度之、想必不果也。蓋中國每事持重、恒欲保守太平之局、以維持商務、倘歐洲各國肯出爲調處、將見棄干戈、而以玉帛相見矣。此人亦可謂深悉中國之情矣。然法人豈肯捨越南以言好者哉。

〔一八八三·七·一九、光緒九·六·一六〕

○公憤遙傳

旅居粵垣西人遞到信息云、越南一役、粵中邇來人情頗甚憤激、其貧者則願捐驅赴敵、其富者則願毀家報國、咸欲與法人決一勝負、謂前者津門之恥、必當乘此時雪之、而必不肯化倪倫生、以爲天下後世羞也。據傳、潮瓊二州、現任鎮軍更屬義形於色、每與同官論及此事、則謂粵省雖籌餉維艱、然得朝廷准其効力戎行、以興法人從事於疆場、則各括家費以濟軍、用竭力守禦、必不使朝廷有南顧憂也。所傳若確、竊恐兵費驟開、卒難收拾、而商務必將大壞矣。西人所言如是。竊以爲法人早已宣言於衆謂、中朝若干預其事、則將先攻奪粵東、以便駐兵爲持久之計。是我即不攻法人、而法人亦必攻我也。有備乃可無患、能戰始可言和。粵人即不爲雪恥計、獨不爲自保計耶。宜乎、成勳公憤、而一鎮軍更義形於色也。吾更爲下一轉語曰、如欲決與法人開仗、

則莫若乘此炎夏之時，其收功更倍且速。蓋粵人耐暑熱，而法軍不耐暑熱也。

○上海郵音

上海信息云、李伯相因議越南之事、未得頭緒、慮及事將出於一戰、特具摺保舉某軍門、統兵南下、以審事宜而赴戎機。聞中朝已俯如所請、經降諭旨、着某軍門、東裝啟程矣。而法國巡歷海道之嘉善炮船、於初四日、由港行抵上海、未悉尚往別處否也。

○天津郵音

天津信息謂、現聞京中各大臣、多欲與法人決戰。惟皇太后則意尚未決、曾詢以邊釁既開、兵連禍結、則將作何收拾、而諸臣均無以對也。皇太后因降懿旨、召合肥相國回京、以定戰和之局。未知伯相如何籌畫、以釋皇太后之憂、而洽天下民人之心也。口尼西報言、北省官員、近頗思效西法以圖自強、現購辦鐵板甚多、備以建築天津火車路。又聞、擬在天津建一電線、遞往通州、計其路程、約四十里、經委員弁量度地勢、不日鳩工庀材、以從事矣。

○法船恃強

日本報言、接有日人伊達嘉地、由西貢遞回信息謂、法國炮船、駛往東京、往至海南、遙見炮船一艘、暨中國旗號、法船因問到此何幹、中國船答以探察水道、法船遂言、可速駛回、不然將焚燬爾船。二炮船聞之即為下旋。未知究竟何如也。

(一八八三·七·二四、光緒九·六·二一)

◎論法募華人爲兵

法人既爲黑旗所敗、深知其國軍兵、調到越南、道遠餉重、難資救援、特思得一善法、就近召募華人、編入軍籍、勤爲訓練、俾成勁旅以應前敵、勝固深得其力、敗亦不惜其命、且可隨募隨有、取之甚便、用之不竭。又無須西國養兵之重費。是不啻以其人之手足、毆其人之身體也。法人之爲計、亦殊得矣。然聞應募之人雖有數百、而大半多屬平日崇奉天主教者甚、且有海賊在其中、本港西報曾有微詞以示諷謂、此等人若果倚爲心腹、藉作爪牙、雖信必得其力、在西報之意、豈不以爲人言嘖嘖、募有海賊五十名、此等崔符之盜口稱綠林之豪、究慮其多所反覆、不服驅使哉。然而法人竟任之不疑、而直用以前拒黑旗、毋亦自恃有利足以啗之、有教足以馴之也。蓋法人自得西貢以作口岸、其國傳教牧師、徧歷越南全境、勸誘越民入教、使其不受越官約束。凡事得以自主、特作護符、越民久苦征斂橫暴、趨避教中、如鳥因鵲而投林、如魚見鰲而赴淵、其崇信西教、有抵死不忍負者、聞澳門紀畧言、昔西洋人有以天主教行安南者、國人惑之、王盡拘其人、立一幟於郊外、令曰不從教者立赤幟、下有其罪、如守教者立白幟、下受誅、竟無人肯出教立赤幟下者。王怒舉砲殲之。此雖前人所傳、或有不實不盡、然至於今、則法人保之愈力、越民信之愈衆、竟有非其國王所能誅者、法人因此而利導之、甚得其力。故既募越民以練軍籍、而

又欲本此故智、再募華人也。吾知華人之應募者、必將私心冀望。此

次蕩平越南、不無微勞足錄、將終其身、坐食長糧、而子子孫孫、永

依主教以享休福於無窮也。法人亦曰汝果勿貳乃心、戮力戎行軍務、

既竣論功行賞、將奏請法廷、給以長糧、俾終身安樂、而子子孫孫、

永依主教得以享休福於無窮也。噫、利之所在、最足移人氣節。況愚

民易惑難曉、果聞此說、有不以法人餽厚利薄、互相煽誘、相率前往

者哉。此誠於中國治亂安危、所關甚大、不獨繫於越南之存亡、黑旗

之勝敗也。故為越南計、固當除去從前苛虐之政務、使君民一體、上

下相聯、俾得咸興維新、欣欣然有向榮氣象、相與安居樂業、尊君親

上、勉為良民、而不為他岐之所惑、勢利之所移、中朝亦當助其修改

政教、為之籌畫經費、以待朝鮮者待之。如是則民氣一舒、民心漸

固、雖所失地不能得復、而作少康之一成一旅、勾踐之保守會稽、越

南未必遽亡也。然強敵當前覆亡不暇、必有以此為迂圖者、不知事可

並舉、勢亦兼及越民既不靡然以應法人之募、而中國沿邊各有大吏、

倘又能愷切呢諭其民、使交勸其子兒、勸其弟勿與一時之利、忘終身

之誦、往助外人、以自攻其君長、而蹂躪其鄉閭、更委幹員協同各鄉

紳耆、嚴為查禁、若經得有應募實據、不獨罪其父兄族黨、即地方官

失於覺察、亦同參究、如是則源流俱涸、本末並治、而中國之憂庶有

艾也。即越南之危或可挽也。非然者、法軍既得華人、勸以兵法、撫

以殊恩、藉其招致草莽梟雄、倘有張元王猛等輩、為之謀主、其為中

國患、尚堪設想哉。

〔一八八三・七・二五、光緒九・六・二二〕

◎論法人欲奪中國所持

中國土地廣濶、人民眾多、物產饒裕、本屬法人之所不逮。而越南一

役、竟敢肆其欺陵者、則以洞悉中國之情形也。中國邇來日言倣倣西

法、而實僅畧取其皮毛、以塗飾耳目之觀聽、而耗竭國家之財用、求

一稍有實際者、而查不可得。即如所設製造局、經年累月、仍不知自

製鎗炮、自造船艘、每有興作大而機器小、而物件必須購自外洋。即

有輪船、其管駕員弁、祇知養威、重廣交游、坐領辛俸而已。所有駕

駛之法、必須用西人以為船主、籍資指示也。則碌碌無所短長之效、亦

已彰明較著矣。而謂一旦友邦失和、從事疆場、其足有恃以無恐哉。

惟然法人深有見及於此、遂以為越南可取、中國可欺、雖被黑旗殺敗、

將亡卒潰、銳氣頓挫、而國中欲運籌者、仍堅持其議、而志不少衰。

據西報所言、近日發有電音、與福州船廠口法人彌達理、立即辭職、置

身局外、倘懸棧豆則當將俸銀裁去。蓋彌達理向為軍中人員、著有勞績、

例得坐食廩祿。故雖去國、而就船廠之職、仍可支領、法廷以其為中國

效力、頗資臂指之助、故深忌之、而諭令辭職、俾中國失所持也。又倫

敦電音言、法國議院、昨當關門叙會、有外務大臣宣言於眾謂、越南

之事、經本大臣再三籌度、勢在必行、斷難中止、倘有別暗助越南、或

供以軍火、或資以糧食、法國定必遣兵攻之、並不瞻狗、即使友邦素著和睦、此時此際、亦難隱忍姑容、而不以興戎相見也。由此二事觀之、法人之圖取越南、而因仇師中國、已不憚大聲疾呼、俾天下共聞矣。在法人之意、豈不以爲此次出師、名正言順、無人得從而議其後哉。徒謂、其恫疑虛喝、使中國聞、而生懼不敢干預、猶未洞悉其用意所在。也夫泰西之例、必兩國絕交、構成兵釁、然後不准本國之人、受敵國之職、今中朝與法尚由信使、彼此駐劄、未嘗下旗告絕也。而法廷先爲此舉、以示決裂之勢。所傳若確、則法人已不認中朝爲友邦矣。中朝即以大度包荒爲念、息事安民爲心、不惜委曲讓和、將見中朝退一步、法人進一步耳。而謂能禁其不以一矢相加遺哉。至於先出惡言、以杜各國接濟越南、其意亦以中朝近向歐洲購軍械、建戰船、儼如臨渴而掘井、迫不及待也。竊嘗謂、中外商光氣固屬大開、患氣亦屬隱伏、宜乘無事之時、儲兵備固邊防、庶幾銷患於未萌而免禍至猝發。蓋古之所恃、在於德化、而今之所恃、在於威武、時有不同、則制當更變、夫子之慎在於戰者、亦謂平時有不忘戰之懼也。吾人匡居坐論、每謂尚威不如尚德、泊乎乘時奮迹、手操尺寸之柄、而所爲者又苟且不終日之計、猝遇外侮、惟有一和字、橫亘於胸中、又何怪外人得窺其隱、而日思所以陵我制我、以求逞志於我哉。時事孔殷、變計宜早法人之伎倆、要不過如是以中國之大、所圖自強、不患無資、竊願、袞袞諸公、亟求保我中國所持、而轉奪法人所持也。

○電音彙錄

十八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言、法國議政院、昨復開門會議、有外務大臣昌言於衆曰、我法國之於越南、本欲保護其地方、撫輯其民人、俾出於水火、登諸衽席。乃黑旗無知竟敢拒戰致我師旅、俘我元戎、是我國之仇也。茲當滅此朝食以雪前恥、事在必行、並無疑慮、如有供軍火於越南者、無論何國、當與問罪之師。以攻之焉、固不能顧平日之友誼也。電音所傳如是、在法國外務大臣之意、得毋謂先聲足以奪人、俾各國聞之、有所畏懼、爰守局外之義、庶法兵得挾其所恃以報李威利之仇歟。亦徒見其強橫而已矣。同日電音、言嘉路地方前傳有疫症流行、現聞傳染更盛、約計每日患疫死者不下一百四十人。殊足慘已。又言、英國駐紮埃及嘉路都城之兵、現因疫症流行、恐被傳染、特謂四十二六十兩旗、前往蘇彝士河、駐守以避癘疾焉。

○津門近報

月之初六日析津信息言、初四日西人達溫密由津門、駕小輪船、往大沽、會同美國水師提督威利士、前赴朝鮮公幹、李伯相行旌、既抵析津、聞即進署接任視事、其何日晉京、則未悉也。據傳、所遺三省經粵事務、中朝著左候相接理焉。信息又言、現聞有旨、著馬福叔觀察、往越南順化都城、協同越士辦理法人交涉之事。又上海西報謂、接有析津信息得悉、李伯相與法公使所議之事、已作爲罷論。惟各行其是而以一矢相問遺已矣。現都中人民、因法人之事、甚爲憤激。凡遇

西人、即怒目而視、幾若欲得而甘心也者。伯相訓練之兵、亦莫不同仇敵愾、願與法人決一雌雄。現是處兵勇、因怒法人、苦不得洩、每與相遇於途、即鞭所乘之牲口、更有作當頭棒喝者。昨有英人乘騾喝游行、兵勇見之恨、認作法人、即鞭其騾、繼鞭其身、英人急促騾逸去、想將來又費總理衙門一番調停矣。黑旗撤調、法人所爲神人共憤、天下之積忿久矣。殺機隱伏、如火待燃者、其殆謂此歟。信息又言、越南之事、都中各大臣、多有主戰者、且謂、李伯相在上海、與法公使相商、並不會同左候相妥與之折辦、俾法使關其口、而奪之氣、實屬坐失事機、惟恭邸與某大臣、則以爲和戰之局原難驟決也。信息又謂、津海關道現出有告示、禁用銀紙、商人因此頗爲不便、而開平煤礦股價、則雖不甚漲起、而舊者亦漸少焉。

○法船赴越

土地烈士太晤士西報言、法國渣多輪船、由樂些佛地方、駛往亞路嘉厘亞及蘇彝士等埠。旋於十二日行抵新嘉坡、購買煤斤、隨即開行往東京矣。計此船重可載一千八百噸、大炮七門及兵士七百、法國又遣有摩多蘭炮船赴越、亦將到新嘉坡矣。

（一八八三·七·二六、光緒九·六·二三）

◎論法人議封中國海口

法人自李威利之敗、恥憤交乘、既恨越南之拒命、復怨中國之干預、

特出大言謂、事勢果致決裂、驟啟兵爭、必將中國海口封禁、俾越南援絕計窮、俯首聽命。而英國外務大臣聞之、則心殊不憚、爰致書於法人謂、兩國必欲交兵、爾法人擬封中國海口必須一一盡封我英國船隻、方能諍遵照公法、不復往來、否則英國斷不能依也。美德二國意見亦同、皆有電音、至英國願爲合力辦理。觀此則所謂專欲難成者、誠古今一致也。然以愚見測之、微特法人不能封禁中國海口、且不敢驟

攻中國口岸、彼所稱越南是其仇敵、惟有決計用兵、並無疑慮、中國再于預定必移師攻之云云、皆屬大言以欺人、欲中國有怯於心、不復過而聞焉。庶彼得逞其志、而肆其毒焉耳。何也、中國各口岸、爲西商財貨所萃、生計所關、固不肯聽法人恣肆橫行、致失其利權也。故今之留心時務者、輒謂中國現無可戰之具、並非戰之時、除議和外、別無善策能得萬全、若不忍一時之忿、遽與法人開仗、中國海道繁多、守不勝守、防不勝防、一處有警、則各處驚惶、一省有失、則各省震動。興言及此、則戰殊非中國之福口殊不知涉遠攻人、勞逸殊殊、兵家所忌。以區區黑旗、尚足致法軍敗衄、則其效可觀。若果法人不知進退、再興中國啟釁、安見各省人民弗動公憤、羣起以同仇而敵愾乎。竊恐一夫揚臂、萬衆同聲、雲集響應、嶺嶺從、各守其土、各戰其地、法人船艘雖多、軍士雖精、火炮雖利、必不能處處騷擾、省省蹂躪、勢同破竹、以攻我既固之民心也。是不獨不能盡封我海口、誠有如英美德美諸國之所逆料、且不能出沒往來、以攻我口岸。又爲天下之人

之所共悉也。然而法國未嘗無人，豈不見及於此，而願爲此言，惟恐天下不知其謀者，則以既倡議以攻取越南，不得不出言以恐嚇中國也。

故爲中國計，勿游移，勿顧慮。惟辦其理之是非，不計其是之利害，彼言封禁海口，我則諭令海口商民遷入內地，勿與交易，藉作清野之計。彼言攻奪口岸，我則諭令口岸商民各歸其國，勿再逗遛，藉絕奸宄之迹。彼言我接濟越南，我則諭令越南堅壁自守，以待其師老財竭。彼言我縱飛黑旗，我則諭令黑旗，激勵士卒，以防其長驅直進，由是邊防之未修者，則更修之，戍兵之未備者，則在備之佈置必周，守禦必固，理直詞決，氣壯力果，示以今日之事不獲成命，惟有背城借一以抒積忿而已。戰之捷否不復計也。吾料，法人自知惴惴虛鳴之計，已爲中國洞悉其隱，不能復行，必不敢以蹈險之兵，輕爲嘗試，即徵歐洲各國，合力辦理，妥爲調處，亦將委曲以議和矣。天下事有觀其一端而可決其終極者。即法人之議封海口，而強敵之情偽，衆情之向背，均已灼若觀火矣。彼既虛詞以相劫，我可審勢以決疑。本報昨譯倫敦信息言，英擬擬欲聯合各國，出爲調處，曾謂未悉否能爲中國持大體，絕後患。蓋早料，法國不足與戰，而祇多爲危言，以聳我聽聞，使墮彼術中也。嗚乎，觀乎此則前言益信矣。中國尚未可以決計歟。

○法兵多病

西報言，現聞法國遭到海防之新兵，因水土不服，多患痢症。至安南美炮船所載往西貢之兵，亦多患病，勢甚沉重，有不能興者。法國總

兵官，心甚憂恐，已着卑晏荷炮船，將海防病兵，載回法國調理矣。噫涉遠以攻人，勞逸既殊。況又染病哉。欲以戰勝攻取，蓋亦難矣。

○津門近耗

天津信息言，前傳馬眉叔觀察，經奉諭旨，着赴越南商辦事務。現聞，觀察已束裝就道，先到天津，謁見李伯相，俾得面授機宜，妥爲籌辦。想至津後，即附航南下矣。又聞，李伯相以母服未滿，尚須閉門讀禮，不敢受職任事，特具摺奏，辭署直隸總督之任。惟未悉朝廷俯如所請否耳。又道路傳說，法國公使以河內之役，某兵弁被殺。查得，乃中國官員主使其軍械，亦中國所給，特向中朝理論，未知此說確否也。信息又言，越南之事，現聞法國亦肯議和。惟須中國賠補銀一千萬兩，乃捲甲而退，變干戈爲玉帛，否則仍出於戰耳。按，法人志，在併有越南，斷無中止之理。茲忍索賠，或亦知難而退也。然而事屬傳聞，究難臆斷爲真也。信息又云，李伯相自回津後，並不接見各官人，皆莫測其故也。

（二八八三·七·二七、光緒九·六·二四）

◎論法人以紅河餉各國

法人謀取越南，欲得紅河也。其欲得紅河，將通商於雲南也。蓄謀既久。今始泄露，而法之安排已定，布置已周矣。然而尚有慮者，則以靜重之遠，求一己之欲，即戰勝攻取，必有人焉以議其後也。蓋越南

爲中國藩服、雲南爲中國邊省、斷無滋他族放通處之理。若中國起而與爭、則兵連禍結、而西國商務必壞、西國商務既壞、將衆怨所歸、推原禍始、必有不直法人所爲、而助中國以攻之者。是法人所大懼也。故其再三籌畫、爰得一籠絡之法、以安各國之心、而銷各國之忌、昌言於衆謂、得紅河則將決計通商、俾各國均得沾其利益、一若此次出師、並非無名、亦非爲己、蓋出乎義理之公、而爲西歐各國開無窮之利益焉耳。審如是也、越南在所必取、雲南在所必通。今日法取越南、明日法必窺雲南。是所以增中朝南顧之憂者、正未有已時也。中朝即不爲越南計、獨不爲雲南計乎。中朝即可棄越南於域外、亦可棄雲南於域外乎。法人尚能慮及於此、而有顧忌。中朝何竟未慮及於此、而無所措也。雖曰老成膽識百里籌畫之妙、實在存之於心、而不必洩之於口、然而蕪雜之思、噉膾之悔、則固辨之宜早、籌之宜急也。竊以爲、雲南一省、以中國視之、則本屬邊陲、以西國視之、則儼然通商之孔道也。蓋西則通於藏地、南則達於越南、北則界於暹羅緬甸、雖中隔上番、多爲聲教所不及、語言所不通、然有畏江大河、可用輪船以到各國。故英人恒欲探悉其道路、俾廣印度之貿易、而擅中國之利權。初不料法人遽由下流沂泗、而上得其要領也。由此觀之、雲南一省、將來實爲英法之所必爭、不獨法既併越南、英又將圖緬甸也。譬如奕棋、欲換勝算、惟爭先下一着耳。法人繫忌英在中國久專利蔽、故觀便以占一着、且免連會遷流、時勢變易、英得囊括席捲、不許他

人竊嘗備也。然則雲南在今日殆如棋局。然英法兩國、雖欲分佔一隅、而實皆與中國相博也。中國欲救敗而免劫、則莫若審全局之勝負、急下一子以鎮定之、使之形格、勢禁劫無可劫、爭無可爭、於以自處於不敗之地、似莫如簡派大臣、在於雲南專辦商務、西藏各屬亦爲因勢利導、設官墾荒、廣招徠通貿易、並移咨越南、先由滇粵交界各處、招商開礦、以絕法人之謀、將不及一年、規模大定。法人見得紅河、亦不能攘奪滇省之利、則覬覦之念漸泯、然後可與立約、開設紅河、以作西國通商口岸。如是則權操諸我、各國欲沾利益亦得各償所欲、而爭端可息也。蓋法人既以紅河餌各國、我即以通商雲南者聯各國、則法人之計敗、而氣亦沮矣。此即以矛攻盾之說也。若慮滇省貧瘠、經費苦無從出、則將應之日報銷一案所挪移賄託者、且累萬焉。又何貧瘠之有哉。

○船傳失事

本港西字報言、法人前往在港中、所購之士迫火船、原以軍務方興、擬駛往越南、以備水師調遣者也。故交易後、即於十二日動輪、前赴海防。茲道路傳說、此船經已失事、船中人物、悉問水濱、未悉確否、姑照錄之、以供衆覽。

(一八八三·七·二八、光緒九·六·二五)

◎論辦理越事

越南之事，中國欲為辦理，其棘手之處，夫人莫不知之。然一事有一事之理，即一事有一事之勢，辦理而不度勢，則患在拘墟，恃勢而不明理，則患在決裂。二者皆是債事。蓋理者言乎其當也，勢者推乎其變也。當則守經，變則行權，能斟酌於經權之間，而折衷以得一是，即是屬萬難亦有批御導欵之日，而特未易為世俗之淺見，寡識者言也。溯自越警方興，西報即傳中朝擬委馬眉叔觀察馳往，俾備越王邀同法人，妥委商酌，務期弭釁隙息事，相與言歸于好，各保利權，乃閱一時而不聞星軺蒞止，又閱一時惟聞戍馬縱橫，未幾而東京淪陷矣。未幾而南定蹂躪矣。而所傳觀察馳往之耗，遽屬子虛也。乃今又復傳說如前，且云，觀察將先至天津，謁見李相，面授機宜，刻即南下。西人信息最為靈通，此事若確，則中朝決計議和，斷不再有疑慮，復將成命收回，若觀察暫留天津，靜俟後命者矣。夫越南事勢，不同朝鮮。法人積恨較甚日本，苟非智珠在握，慧劍在胸，而徒欲以口舌爭之，必不能折衝樽俎，收效敦崇也。然則觀察此行，其難援朝鮮之役，而使越南危而復安也明矣。蓋法軍早已開仗，遇有別國兵船進境，準以萬國公法，甜得截擊。觀察若不偕同師船前往，則體察無威，難期如郭令公之見回紇，單騎宣諭，各酋感泣，莫不下馬羅拜，投戈輸誠。此其事雖有濟一也。倘調遣輪船，大張威武，旌旗耀空，戈鋌映日，

乘風破浪，電掣星馳，則法人業出大言謂，遇有中國兵船駛赴越境，不必疑駭，當即發炮轟擊。竊恐法人猶雄凶暴，向以欺隣為事。現更奉有軍令，必將視同仇敵，立即開仗。此時中國兵船，若還炮相攻，則是與戎相見，違言和好兵釁之開即在乎此，固不俟使臣下旗告絕也。此又似於自往尋仇，事更難成二也。有此二端，而尚欲協力以助越南，使其辦理得宜，兵事可息，雖至愚極庸，亦知在必不然之數矣。且夫軍國之事，古今異宜強弱異勢，亦至無定耳。敵軍壓境寇患已深，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和，至於和亦不能，則惟有降耳，走耳。然皆當審察敵情，揆度己勢，慎重以出之，堅忍以持之，而不可以人國作孤注，而輕於一擲也。夫戰守之權，操之在己，藏和之權，操之在敵，而其中孰難孰易孰危，則又當決之以理，而兼決之以勢，勢不可戰，固不得不委曲與和，又不得不勉強與戰也。至於降與走，則有非可以徵倖，而輕為嘗試者矣。中國為越南籌畫，斷無勸其出降，法人走避異國之理。然和之一字，似為謀國者所樂言，而亦天下通商者所樂聞。觀察奉命而往，即非面授機宜，想亦胸有成竹指揮，若定駕輕就熟，誠無待於局外之人作豐干之饒舌，惟事體重大，實關中國全局之安危，與夫越南社稷之存否。計及至此，似非一和所能了事也。噫國恩難再清議具存，辦理中外交涉之事，詎易言哉。

○法國電音

西曆六月二十日，金山鴉路達西報言，十九日接有法都巴黎斯城電音

得悉、法廷以越南之役、黑旗從中作梗、以致兵敗將亡、迄未成功、特擬調遣兵勇三萬人、馳往越南、迅赴戎機、期逞其志。又以越南道路險巇行軍諸多不便、因出重賞募有越南奸細百人、使爲嚮導官、俾知黑旗之居處、得以深入虎穴、而探取虎子、俾一路廓清、順流而下、併有越王焉。據傳、此等軍兵均已啟程、約遲十餘日、便可行抵東京矣。然古人有言、大國有侵伐之師、小國有守禦之策。越南雖小、而黑旗在焉。豈無有難、法國胡末之思耶。

○法船來越

西曆六月二十六日、英都倫敦電音言、法廷現委有梳倫地炮船、載兵前赴越南東京、將於七月七日動輪。又聞、有蓋尼士達及尼達及尼歷一炮船、亦已整備行裝、以聽調遣矣。

○中法近聞

舊金山西報言、西曆六月二十四日、接有法都巴黎斯城電音得悉、中國駐劄英法欽差曾襲侯、現致書法國外務大臣言、將離法都往別處公幹、俟事畢然後復回、同日英都倫敦電音言、曾襲侯已抵英都。據傳、英國某大臣曾與襲侯會晤、談及法越之事、襲侯言、中國雖勸其和息、然須俟悉昭公允、始能彼此畫押施行。若法人欲如前時之迫立和約、則中國必難置諸度外也。二十五日倫敦電音言、英國某西報論法越之事謂、中國此次必能調停妥協、不致有決裂之事、電文簡畧未悉其何所見而云然也。

（一八八三・八・一、光緒九・六・二九）

○析津郵音

津門遞到西字信息言、中朝前有諭旨、着李伯相、署理直隸總督及北洋通商大臣、張振軒官保則復回兩廣原任、而命曾沅圃爵師回京陛見。茲聞、伯相以母喪未終、猶須讀禮、特疏請收回成命、留張官保仍署。斯張官保又因越南之事甚形棘手、復辭以疾、曾爵師亦謂、病難速愈、欲回藉調理焉。現聞、署理雲貴總督岑官保、以法人欺藐太甚、憤恨填胸、特上疏懇請許其開缺俾得統兵赴越、與法人從事、戎行以伸國家之威、而雪民人之憤、倘邀俞旨、即束裝就道矣。惟朝廷不允所請、故官保猶上請不已。又聞、各處兵民、皆欲與法開仗、以敵愾而同仇焉。信息又言、西人高路、與中國某當道談及越南之事、當道言、法前公使寶海所議剖分越南之約、中國必不能允從。夫越與朝鮮、皆中國藩服、中國當以一體待之、乃於朝鮮則保全、於越南則剖分、天下豈有是理乎。況其所議各款內、有言東京地面、凡多曠處、以十之九與法、而以其一歸越、則越之財皆歸於法人、且又通商於雲南、則邊陲不從此多事乎。高路答謂、由此觀之、甚爲中國憂也。然更有君所未料及者。夫法人既得東京、黑旗無所棲止、必入瀾滄江、以聚其徒、而權收商稅、以資軍實、及其蓄銳有年、必更回攻法人所得之地、邊陲又將從此震動、而增朝廷南顧之憂也。事機一失、後悔難追、願貴國慎思之。按瀾滄江越人謂爲彌南河、即西人謂口桑蓋、而暹羅人謂之

黃河者是也。其水發源於塞南西、通西藏南、遠遶羅。越南西人此論，亦可謂識地理知時務矣。

(一八八三·八·四、光緒九·七·初二)

○法國駐越船數

土地列士太晤日報謂法國邇來越南之戰船，計水師提督美野管帶甲戰船二艘，曰達佳慳芬，曰域多利士，並有兵船三艘，曰刁尼，曰威刺士，曰科路德。其水師提督科烈管帶者，則刺頗砲般及駐紮越南海上之鐵甲戰船，曰卑益，曰雅多蘭，及小輪船三艘，曰渣標，曰嘉善，曰夏美連。又傳遞往來文書船曰巴斯科路，運兵船曰大勒，曰安南美。又砲船曰連士，曰威霸，及水雷砲船二艘也。總兵馬刺路，則管帶文書船，曰保老威亞，他船曰芬花，曰尼拔，曰保黎士，並梳船六艘，而西貢總督則管帶文書船一艘，及小帆船四艘焉。

(一八八三·八·八、光緒九·七·初六)

○海防近耗

二十九日、海防信息謂、法國新任東京總督、與水師提督名科烈者、已由夏籠灣到河內。二十七日、在領事署會議戰務、科烈是晚回船。近聞、越王薨逝、因抱病已久、加以軍務倥傯之際、日夜焦勞、以致沉重去世云。然此耗得于傳聞、未知確否、姑照錄之、以供眾覽。二

十八日、法提督寶軍門、與新任東京總督夏文者、同坐保老威亞砲船、前往河內、欲請于法廷、建立兵房、未知允否。近聞、駐紮于夏籠灣之兵船、有數艘聯隊而來中國之海濱、未知作何動靜云。南輪船、前由香港啟行、中途遇風、傳其沉溺。茲接得信息謂、于二十五日、已到海防矣。南運輪船、亦于二十七晚致海防。此船由上海、載馬六十匹、另牛羊等以爲法軍所用。又由香港所買之輪船名九籠者、皆駛去以爲傳遞書信、魯魯馬溜砲船、是日下午由河內抵海防。翌日即復回河內矣。附近河內有某村、猝出不意、爲黑旗焚燒殆盡。魯魯馬溜船行近河內之時、又被黑旗攻擊、且更攻河內之大砲臺。計法人之駐于河內者、共有三千五百人、雖足以自護、而不足以進攻新地與北甯一處。西報謂、此二處必有中國兵勇、由雲南馳往相助、此等兵士甚爲驍勇、足以拒禦法軍云。南運輪船載至之馬、是早即登岸。聞此馬甚壯、皆適於用、將陸續運進五百匹云。前數日又傳聞、黑旗來攻海防、現是處軍容整肅、調度妥當、不若從前之易攻云。前報越人進攻南定、被法軍逐退、殺斃二百餘人、奪取大砲七門。茲接上海字林西報得悉乃黑旗也。西報又謂、見仗之日、法軍得勝、寶軍門即發電報、往上海。法公使言逐退敵人、獲其大砲七門、快鎗千桿。字林報又謂、是役法國寶軍門、分兵三隊、與黑旗戰、黑旗敗北、爲法軍所追逐、走至河際、赴水而逃、溺死甚衆。計黑旗共死者千餘人云。現聞、黑旗議決河內上游之水、以淹河內。此計若成、則不獨河內之城爲水所浸、

即河内全境亦成澤國矣。

○天津近耗

津門消息言、中國法越之事、請泰西各國、出為調停、俾不至於決裂、永得言歸于好。是處居民、莫不引領以望冀和約之有成不致棄玉帛為玉戈。詎現忽傳聞、法人以中國干預越南之事、特與英德美三國商議、欲將中國各口岸封禁、以便開仗、三國已俯如所請。居民得聞此耗、不勝鼓噪、即街談巷議、亦莫不出憤激之辭焉。此乃閉諸道路、未知信否、亦為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二十二日信息言、李伯相於前日設有盛筵、請各國使臣、計赴宴者有美國駐中央公使、英國麥公爵、及各國駐津領事、皆在其列。且有伶人奏樂以侑酒、一時殺核備陳、駑腹交錯、衣冠濟濟、於堂中鐘鼓、逢逢於階下、優伶奏南北之歌、寶主盡東西之美、備極一時之樂焉。信息又言、美國央公使、求李伯相准外國商人、由白河駕小舟入通州、然後登岸。經伯相允准矣。二十二日、津海關道憲、會同各國駐津領事、相商抽收埔頭租項。擬凡由俄國運致之黑茶及綠茶、每担抽銀五分、俄國茶商、聞之不允、業經減去其半、每担抽銀二分五厘矣。

（一八八三・八・九、光緒九・七・初七）

○電音彙錄

西貢信息謂、六月十八日、法都巴黎斯城發來電音謂、進攻越南順化

都城之策、聞于二十日即付來西貢議政局矣。同日電音言、議院會議越南之事、以總兵李威李被俘之役、必越南王所使、若謂事出黑旗、興越王無涉、置之不問、必不可也。電音又謂、茲聞密達加士加之島后薨逝云。然屬傳聞之辭、并無實音、不足為信也。電音又云、埃及加路都城之疫病。現已日少、而斯利亞地方、則日盛一日正所謂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者歟。二十日電音謂、外務大臣宣言于衆曰、當今東京之役、現法廷仍未有諭旨、以定奪否進攻越南、想必俟勢迫于不得已、然後始班諭于群臣、俾得週知矣。十九日電音謂、前報波機士之兵、被土人戰敗。茲法國特提兵往、保護堅尼內地、業已與其土酋說和矣。波機士所帶之兵、現已調回。計死者一百三十八人。同日電音又云、緬甸馳往法京之使臣、現已到保連的土地方矣。電音又謂、前者英國駐款淡勿達付地方之領事、為法人逼令出境。又將其參贊拿禁一事、所傳失實、現已調停無事矣。月之初二日、英都倫敦發來電音謂、法國巴黎斯城、近有廷臣謀為不軌、現事經發洩、捉獲為首者、並株累大臣數名、未知將何審辦也。初四日電音謂、法國往征勿達加士嘉之役、法人已取其淡勿達付城。現荷華士之、仍不肯降心歸服、復振奮來攻、勢甚強悍。現將淡勿達付城圍困甚急、法兵力不能支、只可退守其城、不能進取云。

(一八八三·八·一五、光緒九·七·一三)

○美國郵音

茲接美國遞來信息云、邇來、中法因越南之事、以致齟齬。中國經派數委員、前到外國、購買軍火、為數甚鉅。現在各出名製造局、定造彈丸鎗炮甚多。又聞、新英倫埠、有兩大軍器局、經接到中朝文書、定造軍器甚夥、須數月、然後方能完工交妥。又聞、中國近日陸續購買大砲、惟多在德國所購云。美國各機器局、現亦派人前來中國、接辦軍火云。

○中國近聞

西報謂、茲聞越南東京法人舉動、及法國新公使地理高及舊公使寶理所作之情形、以意測之、蓋有深意存焉。若中國不早為之所而設法以禦、或訓練防堵、或招募兵勇、以拒越南之法人、將來兵燹一開、必多掣肘矣。前者曾聞、中國在上海建造浮水砲臺、且在是處及天津附近、調遣軍兵。又在外國購辦軍器。但未聞有發兵前到南邊諸省、以保護疆圉。又未聞有遣兵、前往越南、以觀動靜、而拒法人也。現接到信息、頗有實據。蓋謂中國現今之舉動於南邊諸省、比之前日、更覺留心。聞第七親王總領兵權、彭宮保總理調遣兵艦炮船之職、軍分三隊、其左翼則從某河而下、以達東京、其右翼則由南寧及蘭州而下、其中軍乃第七親王興某元帥、統轄將由雲南而下云。聞管轄諸軍官員、多謀有勇、曾立大口者也。又聞、中國現今所貯積軍火、為數甚鉅、足

可禦敵、惟待發用耳。

(一八八三·八·一八、光緒九·七·一六)

○中國軍兵情形

茲接有德國軍營信息、論及中國近來軍兵情形、比諸昔日、大相懸殊。其曩時所用軍兵、多經更變、此是左李兩相、通變達權、相時度勢。聞李伯相自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一千八百八十年以來、共教習軍兵七萬名、有勇知、方皆用歐洲軍法操練、此等皆用後膛人藥快鎗、而左候相自一千八百七十年至八十年、亦訓練兵有四萬人、行伍軍規、多諳熟於歐洲。此等兵甚為驍勇、曾征逆匪數次、皆獲全勝云。現今中國有兵三隊、每隊約三四萬人、皆屬精兵、其一隊駐於中俄疆界、一隊則於西鄙遠往他基士丹等處、道隔駐紮、又一隊在於北邊駐紮、以守護京師、除三處兵之外、尚有良兵約十五萬人、分駐各處海防口岸、而直隸一省防兵、更加整肅、歷年以來、中朝購買大砲甚多、蓋用以備不虞也。現今金陵吳淞天津、皆設有軍裝火藥開花砲彈等局。其局中多用歐洲人管理。中國各處軍兵、亦多效德國軍律訓練云。現駐於直隸李伯相所統轄之兵、蓋為至精、所用俱是吉林鋼炮。聞直隸之軍中、有步兵三隊、馬兵兩旗、乃是新兵。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經英德法三國武員訓練者也。以今之勢而觀、中國可言於戰、而北方可以固守無患矣。蓋統計有兵約十五萬、可與西兵比美。且北河多設水雷、可禦

敵人進攻、而又有大沽炮臺截守、此炮臺乃經西人照新法所建、亟其堅固云。

〔一八八三・八・二〇、光緒九・七・一八〕

○法人攻越

北邊遞到信息云、法國戰船攻擊越南各口岸之舉、法人已經告知中朝及歐洲諸國公使矣。然則前所傳越南之事、經中法商議調停、已有頭緒。此說想是以訛傳訛也。

○越南近耗

初九日、有西人由海防寄來信云、自前日付上信息後、法軍復興越人在南定交兵一次。聞初四日法國協鎮巴甸上、率兵一隊、欲往攻擊越兵、但越兵於法軍未到之前已先遁。夫是日法兵不得與越兵相遇、祇空走一場而回、於初五日、協鎮復率兵前往、由南定起程、約半點鐘之久、即遇越兵鼓勇而來、遂各佈陣、勢鎗炮齊施、當時金鼓喧天、炮聲震地、風雲為之變色、鏖戰未幾、越兵不能支持、隊伍混亂、即行敗北、死傷約有一三百人、多有在河溺斃者、而法軍死者祇二人、傷者四人云。聞此次法軍共有一千二百人、其中有三百乃法兵、有三百乃由西貢所招越人、充當法兵者、有六百乃土人進法教者云。夫勝負乃兵家常事、當觀結局何如耳。

○戰船赴越

聞初八日、有法國戰船名順、由租輪行抵新嘉坡、不日將取道往西貢矣。其船重一千六百噸、載大炮四門、水師兵一百零伍名、另載有兵一百五十六人、搭客八人云。

〔一八八三・八・二一、光緒九・七・一九〕

○越南近事

初七日、西貢遞來信息云、昨禮拜二朝、有美度運軍船、由東京到西貢、載有法兵一百五十名、盡是病者、及在疆場受傷者、已不堪行伍之用。故擬將運回法國、以便調理。現時各處情形、甚為安靖、而各兵士雖有遭熱痢之症、而並無變動、皆胆雄氣壯、甚為可韋。按法兵患熱痢而斃者、比諸戰死疆場者尤多。現聞黑旗所用之鎗、多屬廢明頓快鎗、誠為利器。但其燃燒大炮之人、未得諳練、雖然炮而不能傷一法船及傷一法兵。此徒有大炮之名也。當今越南天時仍酷熱異常、故法兵每有感冒氣而發病者、法人以此為憂。幸越南禾田、多出黃螟、凡有感冒者、若用黃螟數條、置於頸項、將血吮吸、則其病畧輕、不致有性命之虞焉。現今越人不時出攻法軍、或從陸路而進、或由水路而進。蓋無一定。現法國炮船、多將炮置於桅上、以禦越軍居高臨下、縱其有躲避之處而彈丸亦可及也。現西貢差役巡緝街道、極為森嚴。若拘有盜賊、即行審訊定案、或予以縲首之罪、或用鎗擊斃、計當此時刑罰未嘗稍緩也。聞是處土人、頗堪信任、已招募至二千餘人之多、

允當兵士。此願充兵者多屬教民也。黑旗黨現據守新地以爲根本之地、堅築營壘、甚爲鞏固。黑旗黨揚言於衆謂、我軍不至海防及河內進攻法人、若法人前到新地、則必盡殺之、而使其片甲不回也。聞昨有法國炮船兩艘、一名芬花、一名理珂弼、前往新地、探察情形、以便進攻、見是處河道兩岸、築有圍牆、置有大炮、當兩船到時、曾然炮數响、幸並未損傷一人云。說者謂、法軍將待潮水高發足可以駕駛、炮船入河內、然後前往攻擊黑旗云。昨日朝有火船名西貢者、載有領事人員到西貢。此等人員、現有公使替代、辦理事務、不過暫告假者也。現聞法軍苦無水吃、因是處之水、皆穢濁不堪入口。雖有卑魯花船、專將河水澄清、以供所需、仍不敷用云。

○王弟繼位

上海馬嬌利報云、越南王薨逝後、即立其弟繼位、以乘朝政焉。

○中法越三國交涉近聞

滬報謂、中國在德國散叮地方、新製之定遠鐵甲船、不特於中國戰船中、推爲巨擘、即參諸外國戰船、亦復未肯讓。造成後、欲駕回華、深恐法國中途截搶、是以頗費躊躇、德國亦因法國嘖有煩言、不許委員管駕。是以李丹崖星使、特在德國僱備商船水手、行駕駛、現已動輪起程、議得該船若在中途一聞中國與法國開仗、則將船駛入就近之國與中法未立和約者暫避、如未開仗、則即過返中國云。法國鴨打蘭地鐵甲戰船、曾來中國海面鎮守、今法廷委載援兵、前赴東京、由法

國社倫啟行、因船上付載貨物故、於去月十九日到新嘉坡、將貨物起清、即馳赴東京聽命。計船大四千墩、現載軍士三百二十人、帶兵官十五人、大炮十二門。

○粵臣持論

申報云、現在奧國維也納京中、臣僚會議、頗慮中法兩國於越南之事必動干戈。又逆料中國異時必託奧廷調處其事、以維和局。惟奧與德及意大利三國聯盟、休戚相關、未審奧廷肯允中朝之請否耳。即使俯從、猶不悉法人之意何居、亦誠難測。回憶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土法之役、其事如昨言猶在耳。今法人元氣漸復、恃其船堅炮利、兵精糧足、蠶食各邦、以肆其鯨吞之志、在德國亦每欲遇其口念、惟觀近日情形、中法決無爭戰之機、中國雖受欺侮、亦甘心隱忍、仍不欲絕法人之好、而失與邦之誼焉。

〔一八八三·八·二二、光緒九·七·二〇〕

○法越近耗

現接到西人十六日由海防寄來信云、法軍之在越南者、邇來攻城畧地、不肯稍遺餘力、得寸進寸、得尺進尺、漸有不可中止之勢。十一日晨早、有法兵一隊由海防起程、進攻海東鎮、旋據華人由是處回海防稱說、當法兵到時、海東總督見敵軍壓境、勢難支持、即偕越兵棄城逃遁、至三十里之遙、然後屯駐以探消息、法兵遂進據其炮臺、視爲己有。此

役也、法兵祇一百五十名、且無武員督帶、而竟不折一鐵、不發一炮、克成厥功。此亦敗例以來、所不及料者也。此處附近東京、貿易頗盛、法人得此、氣復壯胆復發矣。其戰船之往攻順化者、已於十三朝動輪、最後為巴思華炮船、載有大炮四門、另兵士六十名。聞法國駐東京總督夏文、亦偕其參贊附船前往、以觀戰焉。統兵官為協鎮巴甸士、才畧素優、勇敢善戰、法國諸將中、屢著戰功者也。曾勝越兵兩次、故此次特往攻順化、以期計日而成大功焉。乃道路紛傳、順化城中、現有西人數名竭力助越保守、則不知何故也。夫越王新喪、法人乃乘此以肆其鸚陵。豈尚以友邦待越南哉。各埠新聞館、派往越南、探訪軍情者、欲隨法軍同往、俾知開仗情形、惟法人不允。故皆在河內小住、以聽軍報而已。聞法軍擬於西曆九月一日、即整隊前進、以攻黑旗、而除大患。蓋法人探得、黑旗在新地、依山作壘、據險為營、誓以死守、近復募勇士蒐軍實、日夕操練、以備戰鬥、法人亦知進攻未易取勝、惟欲久與相持、以望勝負克分庶雷前時敗例之恥也。又據華人稱說、法人據有海東炮臺之後、遂入其城、設立稅廠、徵收餉項、俾濟軍需、而以法人美思亞為稅務司焉。十六日南灣火船、由海防開行、擬取道香港、而交軍火器械、與法國巡歷太平洋洋海之戰船、俾備緩急之用也。法兵之留駐海防者、現已寥寥無幾。或謂僅得五十名左右耳。至於患病之兵、在醫院調治者、尚有六十人焉。初五日、西貢遞到法字信息云、依利梳士炮船、昨由西貢開行、前赴租稅、時有越南官赴

船告知船主謂、越南王業已因病薨逝、以國家多難須立長君、遂以姪嗣位。現年方二十八歲。按昨據上海西字報云、嗣位者乃王之弟、而此則云立其姪。想越南官所報、其說較真也。西人因論之曰、法人乘越南之喪、大興師旅、以攻其都城、信為得計矣。然嗣君新立、人心皇皇、欲戰無資、欲守不可、或將俯首聽命、以紓目前之禍、而法越之交、可以從此固結、而不致如前王之愚、妄思抗拒致啟兵釁也。

○越南軍務近聞

海防信息言、法國武員佐治、於初五日領有所募中國客籍之人、悉往攻宣化城、行至中途、突開鎗炮響、由林箐中轟出、法軍驚駭、恐為黑旗所算、登即退回、故幸無一人受傷也。初六日晚間、附近河內村落、突被越軍猝出不意、縱火焚燬、所有屋宇盡付一炬。蓋是村多是崇奉西教之人、越軍怒其助法人、以仇故國也。法國統兵官寶元戎聞報、不勝震怒、即於初七日早、委總兵卑葛、督率越人一千五百名、分為三路、進發以期殄滅越軍、聊雪此恨、及抵是村、則不見一人一騎、再行數里、惟覺一望荒蕪而已。法人無計可施、祇得快快而退南定。總兵官卑丹士、因越南軍兵在附近駐紮、遂於十一日、命急魯馬溜炮船、載所募越人二旗、由水路進發、復親督軍兵、從陸路往援、行至昏夜、瞥視越營、鼓勇殺入、則聞其無人、幕上鳥飛、而軍馬器械、不知從往何處、法人以夜深天黑、恐有伏兵、不敢深入、即於十二日早退回南定。現聞、黑旗在宣化北南等處、擇其扼要之區、名曰豐海

者，築有炮臺，以爲固守之計。法人聞之，屢議進攻，而未得其便。蓋以此處炮臺，爲黑旗所據，不特難以攻取宜化北甯各城，即西京順化城，亦不敢正覲，以期逞志也。又聞，法廷命駐越之軍，由夏籠灣、乘炮船溯流而上，以窺順化都城。然是道路傳聞，未悉確否也。

(一八八三·八·二四、光緒九·七·二二)

◎論法人必不肯退兵

法人之圖越南，蓄謀於數十年前，遲迴審慎，然後驟爾大舉，必有三品望素著者，力持甘議，以爲越南之可取，中國之可欺，不必勞師糜餉，而萬世之利，可以坐收也。故初則計誘力脅使越南墮其術中，興之立約，俾得藉口。繼則恫疑虛喝，使中朝休於利害，莫敢過問。俾免顧慮，終且視越南境土，爲己所固有，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固不料突有黑旗爲之作梗於其間，以致兵敗將亡也。然則法人此際業已勢成騎虎，情等觸藩，即便張蘇掉舌於前，孫吳按劍於後，安肯低首降心，縮甲以退哉。乃邇來道路紛傳，粵督張制憲回任，道經香江，有詢以時事者，制憲言，朝廷已有密諭，着妥辦越南之事，惟法國須將軍兵全行撤退，始能着越南委曲議和。否則中國亦難爲法人遷就也。據此則中國惟有事出於戰耳。又安能令法兵知難而退，不復久淹越境哉。竊謂，制憲此行，朝廷南顧慮懷，特授以便宜行事，原屬在人意中。然越禍孔亟，而欲爭以口舌，使強者可以知懼，危者可以復安，

則雖至愚極庸之人，亦有所不逮信也。且法人嘗謀攻東京時，其公使曾以退兵議和，欺誑中朝矣。乃未幾而毀越之砲臺，未幾而據越之城郭，未幾而掠越之稅關，督撫授命，人民塗炭以迄於今，仍未聞法人厭亂，按兵不舉也。是退兵之言，出自其國公使，尚有反覆。況此意出自中國哉。此固不待其言之舉，而知其事之必無成者也。蓋嘗默揣敵情，深維事勢，而欺法人跋扈飛揚，非大創之，必不能綠越南之禍，而弭中國之憂也。法人因英得印度，以專亞洲利藪，心慕之積，生忌積忌生貪，遂欲由滇南以通於西藏，而越南則南洋之要衝，人滇之捷徑也。自中原多故，西人之助官軍以殄除巨寇者，法人亦與有勞焉。故藉滇省軍務，請於馬提督，以接濟軍火爲名，沿途探索，即得要領，遽啟兵戎。倘非西貢總督冒昧，與越廷議和，則東京之師法人管轄久矣，豈尚至今日，而始啟爭端哉。現聞，探索地利之法人，又偕其官行抵河內，擬糾集股分，創設公司，惟所為何事，則尚未悉其詳。然以意測之，實不外開礦鑿荒諸務而已。蓋探索地利之法人，有名流丕者，曾隨中國官軍，捍禦髮逆，及抵越南，探悉紅河附近各山礦苗極旺，且谿谷之間金沙隱。現又饒鹽魚之利，可以販運入滇。故力勸法國大臣富商，乘時起事，以拓雄圖，以收美利。夫以視眈眈而欲逐逐者，決計大舉，非償所願，斷難中止。晉之欲取虞虢，秦之欲併巴蜀，莫成霸王之業，皆謀諸即久，而始期收功於一旦。其事如操諸掌上，法之於越亦猶是也。鄰國即能洞悉其隱，豈能頓止其謀哉。故爲中國

計者、宜審己量力、以決進止、越可庇則庇之、法可禦則禦之、勿惑於淺說、勿怵於邪謀、必使法兵能進而不能退、乃可言調停也。否則隨軍實而長寇仇、適為法人所輕焉耳。

○越南近耗

十六日、海防遞來西字信息云、十二日正午、法人遣兵一百名、馳赴海東、越南官軍望風逃潰、法兵遂擁入城中、分守險隘、所謂不亡一矢、不遺一鏃、而遽得一大城也。翌早法兵乘勢整隊、往攻越人所築之新炮臺、越人竭力拒禦、鏖戰良久、越人究因鎗炮不利、致為法兵所敗、棄其炮臺、退入內地、法兵即據而有之、探悉越人奔往富寧地方駐紮。十四日、法兵復往攻焉、開仗未幾、越軍不能支持、紛紛潰散、富寧亦為法兵所據。據傳、用兵三日、法人奪得炮臺三座、大炮一百五十門、鉛錢四十萬貫。計值銀六萬圓、所得軍火器械、不計其數、並搶獲炮船一艘。乃法廷於一千八百七十四年送與越王、稱為威那者也。法人遺之、仍自法人奪之、可謂楚弓楚得矣。越何悔焉。至於河內軍情、則數日之間、未有所聞。以意測之、法人必已往攻新地矣。蓋各小輪船、現皆留在河內、以運軍兵也。前傳法人擬攻順化都城。惟消息現仍寂然、想旬日間或有確耗也。又十五日、河內遞來西字信息云、十日前、法人督帶所募越南兵勇兩隊及法兵五十人、往攻南定、連獲勝仗兩次、搶得大炮六門。十一日復回河內駐紮。據傳南定之軍、初接仗時、亦殊死戰、惟難抵當法之鎗炮、故致死傷如

積、不能支持也。十二朝、約三點鐘時、法國將軍波滑、率兵二千名、由河內起程、往攻黑旗之駐於新地要衝者。此處約距河內炮臺二十里之遙、村鄉櫛比、黑旗偕同越軍、依村為營、築土為營、防守甚固。聞法軍二千、分為四隊、其一則新募之華人、乃黃旗黨也。餘皆法兵、或參以招募之勇、携有軍中大炮十六門、一齊進發、黑旗偵知、急整隊出戰、以免法人衝突、自六點鐘接仗、各施鎗砲聲震天地、兩軍血肉相薄、仍奮勇爭先、不肯稍卻鏖戰、至下午四點鐘、黑旗漸不能支、遂棄營而走所屯紮之富海地方、亦被法軍所佔、及夜將軍波滑以此地不可守、乃着軍兩隊回河內而留、兩隊屯於河濱。蓋河上有炮船六艘、曰卑魯花、曰厄刺、曰地林卑、曰芬花、曰獵弼、曰加理邊、皆軍火充足、可資保護也。聞此役黑旗有兵約一萬一千人、而終不能取勝、則以軍火不足也。計法軍死者十七人、傷者五十人。說者謂、法兵雖駐於河濱、究不能久留。蓋現時江河泛溢、陸路多成澤國。十二晚、河水陸高數尺、城垣亦被淹沒無數處、水深數尺、沿岸屋宇、多被衝塌、人民被溺者甚衆。據土人傳說、十四五年以來、江河泛溢、未有如此甚也。法兵遭此水厄、安能久與黑旗相持哉。按此從西報譯出。惟港中紛傳、十三日、法人與黑旗、戰於懷德地方、為黑旗所敗。法兵死者約八百餘人。與此西報所述情事迥殊、勝負相反。因附錄之、以俟探悉再報。

(一八八三·八·二五、光緒九·七·二三)

○法軍敗績續聞

昨錄法軍與黑旗、戰於懷德地方、為黑旗所敗。法軍死者八百人。茲有太唔士西報、派往越南探訪人多君、偕同士丹達西報探訪人及紐約新報探訪人某某、由東京附搭梳路地輪船到港。據稱、法營關防甚密、不許外人宣洩事機。故探訪無從得其實、河內交戰情形、昨經詳述、無容再贅。惟又聞、當法國將軍波滑、率兵往攻黑旗、交綏未久、法軍即為黑旗所敗、紛紛逃竄、黑旗乘勝、逐北至近河內、始收隊而回。據傳、黑旗所用之鎗、俱屬廉明頓鎗、靈變異常、命中及遠、法軍被傷、不計其數、多屬彈穿脛股、或洞中腰腹、即昇回營亦殊費調治也。由此觀之、黑旗洵法人之勁敵哉。又二十一日有中國商人由海防回港、所述十三日法軍為黑旗所敗事、似較詳、再錄於左。其言曰、黑旗探聞法軍由南定啟程來攻、即結營列隊、以心待其時、人懷鬥心、勇氣百倍、咸欲得法軍而甘心焉。法軍見之、競放鎗炮、密如雨點、祇知向前被黑旗從旁殺出、法軍力遂不支、死約四百餘人、其餘竄回河內。十四日復整隊、而出欲雪前恥。又為黑旗所敗。計死者七百餘人。十七日法軍仍鼓勇出戰、終以胆怯不能取勝。死者二百餘人。是日大雨陡作、黑旗遂命收隊、不復追擊。聞十四日之戰、法軍分作三隊、頭隊為所募西貢兵、二隊為客籍兵、三隊為法兵。既抵黑旗駐守之處、槍進隘口見寂無一人。又復進佔第二隘口、仍不見黑旗動靜、法人以

為其氣餒先遁也。詎、至第三隘口、陡聞號炮聲振、黑旗殺出、法軍退走、連將橋梁擠斷、首尾不能相救、故受此大創云。

○為國報效

西報謂、現聞、旅居舊金山之華人、以中朝因越南之事與法齟齬、將來必開戰、務特擬招募義勇、以報效國家、出有佈敢、如有志切、同仇心懷敵愾、則貧者出力以效命、富者出資以濟軍、所募多寡各自量力、自五十人以至五百人不等、而各會館亦皆立有定章、議有賞犒、以示激勵、俟有戰耗、然後稟知華官、馳回中國焉。此說若確、則正黑旗檄所謂天下之積忿久矣。殺機隱伏、如火待燃、衆怒難犯、法人何不思之。

○越京被攻

西字報謂、聞法軍於十七日進攻越南西京、火炮股天、彈丸如雨、法官出示、佈告各國商船不可駛進越南河道。據傳、此信息者瓊州關吏某也。擬發電音、往上海俾迅速報知都中焉。二十一日、丹國厄地輔輪船、由堤岸到港。其船主報稱、法軍進攻越京、將來勝負尚未可知。蓋越人亦必據險固守、且有黑旗以牽制法軍也。法國昨有炮船六艘、由堤岸啟程、馳赴越京。厄地輔輪船回港、道經順化河口時、見有炮船在此停泊。想必是將攻越人所建沿河之炮臺也。惟是時尚未聞炮聲、則其已攻與否、均不得知也。聞是處有炮臺兩座、所用之炮、乃九年前法國送與越廷者、至今多已損壞、不堪適用、若倉猝燃燒、恐

有爆炸之虞、未悉越人否能慮及於此也。順化河口、現有大鐵鍊一條、橫截中流、船艘不能徑渡、法軍須攻破炮臺、毀其鐵鍊、始可無礙船艘也。然是河水淺、戰般食水深者、終難得進、祇有小船可以出入。然則法國雖有水軍、究無用武之地。若從陸路而往、則又形不利、勢不便、恐為越人所算。二十一日港中又復紛傳、法軍在河內、與越兵鏖戰。法兵敗績、死者二千人、未悉確否、邇來越南消息、頗苦難得確耗。蓋法人不准外人傳報軍情、即西人郵函有關涉戰務者、亦須呈明法官俟閱過、乃能傳遞也。

〔一八八三・八・二七、光緒九・七・二五〕

○法人示禁

大法國住安南水師都統領孤、為揭示封口岸。察今大法興大南、既明逆

跡。今者本職恭承朝命、合行揭示、俾興天下人等週知照。自本月十七日、各諸海口并諸海濱水口、而在南方、以至茫濶汛者、皆為大法水兵封禁、限三天內、交友諸國之船并別國之船、并行出口遺離、向上諸所之封口岸者、倘若何項船艘、不遵條示者、則本職照從諸國交和之律行事、須至揭者。右這揭巴厘呵鐵鏈大火船示。癸未年七月十四日。大法國北圻公使全權大臣。

○東京近聞

十二日西貢法字新聞紙云、昨禮拜六日、有晏南護運軍船、由東京到西貢。據稱、法國水師提督科烈、擬調各戰船、齊集於夏籠灣、以便起程前赴隄岸駐紮。蓋以夏籠灣、形不利、勢不便、恐越人安放水雷以攻之、猝難守禦也。茲擬於夜間用小輪船、巡緝各海道、以壯戰船之聲勢、而防越人之潛攻焉。晏南護運軍船、昨載有兵勇八百名、水師兵二百名、欲赴隄岸。蓋因法軍前被黑旗所敗、死傷甚衆、幾不成軍。故以三百五十名、充補其額、而又新募得兵勇三百名並工役一百五十名、故有此數。觀法軍之不能多遣至越、祇藉召募土人、以充行伍、則其能久與黑旗相持哉。豈非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縞素者歟。現因勢成騎虎、倘非虛張聲勢以攻越南東京、則深恐貽笑於泰西各國、故勉強支持、如此易言、羝羊觸藩嚙其角、不能退不能遂、其法人此時之謂哉。法字新聞又云、東京各河道、現覺潮水日高、法人擬遣各戰船、從桑哥河進發、以攻黑旗所駐之新地、並畧定北寧、而再遣一軍、由滿街以襲黑旗之後、欲使黑旗首尾不能相顧、庶得雪前此敗劍之耻。論者謂、法人此謀、似乎善於用兵矣。然黑旗自守其地、將則足智多謀、士則勇敢善戰、且屢獲勝仗、銳氣正盛、法人雖用全力搏之、正不知鹿死誰手也。豈能勝算之克操哉。況又乘人之喪、以攻人之都、正犯兵家所忌。法人抑何不深長思哉。法字新聞又云、中朝於法越之事、籌算歷數月之久、仍未見有動靜、竟不遣一使、不調一兵、以觀變而調停焉。想已作為罷論、而不欲涉東京之事也。東京人

民、前因法人往攻、羣情甚為鼓噪、今則漸與法人往來、亦不解何故也。豈以日久而暫忘歟。此皆法字新聞所言也。十四日信息云、十三日早、亞律地炮船往提岸。法員湛波、亦附航前往焉。

○籌邊近聞

粵省昆連越南、依同唇齒、法人現恃其強、以圖吞噬。越之存亡、即粵之安危所繫也。茲據官場信息得悉、粵督張制憲、由津回任、帶有快鎗五千桿、水雷數十枚來粵。蓋議定調遣淮軍二千、前到駐防、必須此等軍械、方足敷用也。經懷遠輪船、載到快鎗二千桿及水雷等物、餘於淮軍來時、一同解到。聞統帶淮軍者、為王李二提督、已隨制憲到粵、制憲既聞虎門各砲臺、早已形勢瞭然、胸有成行、以白忠岡尤為扼要。擬再募兵勇、以資守禦、而壯聲威、觀制憲佈置、井然有條不紊、則所以籌辦邊防者、不已勝算克操哉。

○越南近報

茲接到越南順化都城遞來郵筒云、十七日、法人已攻順化都城矣。其勝負情形、刻尚未知也。惟越王薨逝後、經立其姪文祿嗣位、無奈年幼望輕、國中人民、以寇氛孔迫、深懼弗勝、以主社稷、遂由輔政大臣、人素太后、改立王弟文明公、用承統緒建號協和。計文祿嗣位僅三日耳。現遣使臣齎有哀摺、前到中朝、用阮昇名恭請冊封。聞新立之王、頗有才畧、素嫉法人侵陵無已、居恒感慨、每欲得所藉手以禦外侮、而莫宗助既奉太后命、嗣位為王、即發庫帑四萬、解交黑旗劉

永福、俾濟軍中要需、際為三宣正提督、得以便宜行事、迅赴戎機、克靖國家、新王之舉動如此、洵足差強人意哉。劉提督所守之地、距順化都城頗遠、法人調集兵船、往攻順化、勝負雖不可知、然已不敢正視黑旗矣。

(一八八三·八·二九、光緒九·七·二七)

○越南近聞

西報謂、二十三日接到越南遞來信息得悉、法人於十七日、用開花炮、轟擊順化城外砲臺、越兵竭力固守。翌日力不能支、祇得退走。法軍遂登岸、奪得砲臺兩座、皆附近河旁者也。據法軍報稱、此役越兵死七百人、傷者一千人。西報因從而論之曰、法軍雖砲火精利、然攻此區區之砲臺、越兵安有死傷如是之多哉。毋乃誇大其詞、以掩前時敗衄之耻、而有不實不盡者歟。信息又言、越王因連失兩砲臺、知都城難固守、若任法軍晝夜環攻、致生靈塗炭、為禍慘烈、乃遣人往法軍、請暫停兵仗兩日、以便從長計較、修好息爭、法人已如所請、不復開砲攻城矣。又法國駐港水師提督美野、對眾言及、二十三日、接有法軍由越遞到電音得悉、法人未攻順化之先、曾發有馬的哀、盡與越官定期開仗。詎歷兩日仍未接有回文、乃遣兵八百名、登陸進攻其砲臺、越軍死傷者約有數百人。遂棄砲臺、致為法兵所有。此皆西報所言譯錄、以供眾覽。

○都中近聞

西報謂、接有都中信息言、探聞雲貴總督岑宮保、現調有兵勇、為數甚衆、由開化俯取道、前赴越南、以助黑旗。又聞、有一軍由粵西往越、亦是似奉中朝之命、保護越南者。至其確否、則難臆斷也。

（一八八三・八・三〇、光緒九・七・二八）

○中法近聞

英國波士頓城信息、言昨聞是處新報得悉、中國當道、意存保護藩服、不肯任法人攻取越南、以貽滇省邊患。擬與法人從事於戰焉。

○兵勇來粵

金陵信息謂、是處現聞有兵勇三千、乘坐小艇、至吳淞、以附招商局輪船來粵。蓋因越南之事、邊防孔亟、故調兵以便分遣駐紮各處也。

○吳淞近事

西報謂、中國現紛紛調遣軍兵、整頓海防。想其意必有戰爭之事矣。現又聞、左候相遣某軍門、督帶軍兵、由金陵赴吳淞、駐守炮台。是中國未嘗取於一日忘戰也。

（一八八三・八・三一、光緒九・七・二九）

◎論邊防不宜稍弛

自古籌邊之要、在於熟識外情、以投其所畏。然後以守則固、以戰則

克。觀趙充國李德裕諸人、真御敵之良謀、防邊之善法、而無愧為萬里長城者也。越南之役、中國遣有師旅、屯駐沿邊各處、原以備非常、而非有意與法人挑釁也。乃自去年以迄於今、法人屢以為言其國寶公使、既以撤防議和、給之於前。茲又以擬攻粵東、伺喝於繼。竊窺法人之意、實懼中國助黑旗而庇越南耳。為中國計、正宜乘此機會、仗義執言、嚴詰法人、以侵陵越南之故、使其無所置喙、然後隨定戰和之策、而不可憚於開霽、支吾其詞、游移其意、始終以和之一字、縱敵而殃民、失機而悞國也。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苟能察微自能知著、惟在虛其心以待之、綜其勢以測之、而端倪所在、早以灼若觀火矣。法國兵皆訓練、器皆精良、船皆堅捷。西人莫不咸稱之。即中國之談洋務者、亦皆艷羨而震懾焉。幾以為審其詐謀、悉其精銳、可以橫行天下而莫之敵矣。然觀邇來為黑旗所敗、竟若智勇俱困、所藉以充伍行、而資戰鬥者、人則召募於亞洲、器則兼購於香港、至其本國調來軍兵、屢經輪船往來運載、計不及數千人、則國中軍籍之虛、途中跋涉之苦、有可想見已。近又聞、此次用兵雲南、並非議院之意、不過二三大臣志在開礦、惑於某商之言、增啟爭端、以圖私利。現因兵敗將亡、國人已不勝憤激、每當會集、必面加詰駁、法之總統、見此情形、亦深悔用兵之悞特以勢成騎虎、一旦中止、恐貽他國笑耳。然則中國此時、正宜力庇藩封、爰整師旅、駐兵境上、馳檄諭令法人釋甲投戈、棄嫌修好、倘固執不聽、貪賴越南土地、即鼓行而南、興從事於疆場、法人

既敗於黑旗，膽已破其氣已沮，安能敢與中國抗衡。若遣一軍，由粵西以保越之西都，再遣一軍，由雲南一趨越之東都，再約黑旗，令攻南定等處，使法軍首尾受敵，不能相顧，各省沿海各險要，復多集兵勇，密為防備，倘有法船侵軼，則完守人保不與爭勝於海中，相持既久，伺其罷敵計無復出，然後出奇以攻之，俾受大創。此所以制勝而弭禍也。然非留意邊防，以壯聲勢，且佈告天下，以示出師有名，則內地奸民，將存僥倖之心，競肆貪詐之念，必為法人所餌，甘作嚮導，騷擾地方。故欲紓朝廷南顧之憂，壯中國敵愾之氣，絀強敵併兼之謀，存藩服危亡之緒，搶防邊一策，無以善圖其後者也。若聽浮言，而惜糜費不為留意焉，後將噬臍，雖悔可追哉。

○法軍敗耗

本港西字報謂，二十七日，聞法人又與黑旗開仗，為黑旗所算法兵大敗，死傷甚衆。按此信息由北海遞來，乃河內華人所言近日情形也。據傳，黑旗近得滇省所撤兵勇，投往效力，黑旗授以密計，使作前鋒，往誘法軍，而於要衝潛鑿地道，藏伏精銳，俟滇勇詐敗，紛紛潰散，法軍乘勢追逐，猝中於伏，號炮驟發，精銳齊出，奮力擊殺，衝法軍為二隊，首尾不能相顧，遂敗法軍。其得以回營，惟後隊兵耳，餘皆為黑旗所殲矣。或云，此次號炮情放早些，若俟法軍畢進，則歸路已斷，必如秦敗於崤，匹馬雙輪，無復返矣。然法國駐港之水師提督，未聞接有音耗，言及法兵開仗事，毋亦以屢遭喪敗。故諱莫如深

歎

○越事近聞

西字報謂，昨接到電音，得悉越南已與法國議和。據此所傳，想法人攻奪順化河畔炮臺兩座，乘勝以逼都城，越人恐懼，暫請罷兵，而法國公使遂入城，與越王面商和約也。

〔一八八三·九·三、光緒九·八·初三〕

○法軍敗北

越南遞來信息云，法軍昨復整隊，往攻黑旗，彼此鏖戰，呼聲振天地，怒氣動風雲，相持許久，法兵終以氣餒，遂致大敗，黑旗乘勝追奔逐北，至河內新築之砲臺，然後收隊凱旋。據傳，黑旗此時若奮力再攻其砲臺，則法必不支，而河內亦可奪回。惟黑旗以其形勢究可守，故弗與爭奪此城。蓋河內濱水輪船，可以環攻，以力敵勿如以智敵也，黑旗洵知兵哉。

○華人敵愾

現接有越南信息謂，黑旗自屢敗法人之後，義聲播於遠邇。凡有血氣之倫，莫不翕然同稱，肅然起敬。邇劉提督永福，更虛衷禮士，推心待衆，汲汲以接納賢豪，招致勇士為要務。現滇粵之會練戎行者，咸志切同仇，絡繹赴越，謁見劉提督，願聽指揮，上以報效於國家，下以建功於荒徼。前月大敗法人，實得滇勇詐退故，伏兵齊出，將法軍

衝為兩隊、首尾不能相顧、大致受創。計滇粵兵勇往助黑旗者、日有所增、法營中探得此耗、心胆俱落、聞有談及黑旗、則色為之變、股為之慄、法人因此遂變計、而進攻順化、欲迫脅越王、使傳檄黑旗罷兵、勿與為難也。按、此信息從粵西太平關陸路遞來、其述黑旗勝仗、與前報所錄相同。故不復贅而節錄。如此中朝若乘此時、因人心憤激、遣義師以赴援、使黑旗攻之於前、而募水師、襲之於後、其足制法人之死命、蓋在掌握中矣。竊願受疆圉之寄、負中外之望者、據實入告、請朝廷早為決計也。

○准軍赴粵

招商局富有火船、於七月二十九日、由上海載有准軍八百五十名、前來粵東。蓋以法人尚未厭禍、邊防亟須籌辦故、調勁旅以資戡守也。

○越南電音

法國駐港水師提督美野、昨接到西貢總督發來電音、言現法人與越廷議立和約、所有條款、較諸前約、更為妥善、可稱法人之心而獲無窮之利焉。觀此電音、是法人恃其兵力、以迫脅越王、必求得當而後止也。

○法越近聞

上海信息謂、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鐘、西貢發有電音、至上海。據言、越王因法人攻奪順化炮臺、大為驚恐、深懼社稷之傾覆、生民之塗炭、已決計與法人議和、而法人亦不復多求、即允其所請矣。按、

法在越南、所有軍務、俱不許外人傳遞消息、商民往來郵函、亦必開閱。其慎重如此、而乃遠遞電音至上海者、豈非敗則諱之、而勝則揚之哉。是可以覘法人之用心矣。